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三集

目録

卷一至二

武英殿纂修原任編修臣吳裕德恭繕校

御製文三集目録

卷之一

經筵御論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大禹謨允執厥中

君子思不出其位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顯諸仁藏諸用

卷之二

論

卷之三
論

說

卷之五

諭

卷之六

詔

紀元周甲建立皇太子以明年元日授寶為嘉

慶元年詔

訓

命歸政後諸皇子孫曽元輩仍在尚書房讀書

及應用冠服訓

申示皇太子及内外王公大臣等弗允請緩歸

政訓

卷之七

記

書安南始末事記

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卷之八

記

八徵耄念之寶記

嘉靖玉印記

黑雲室記

正陽橋疏渠記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題辭

識語

書後

卷之十二

書事

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事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卷之十三

書事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書揚雄法言

書晏嬰叔向論齊晉事

書隋文帝改元事

卷之十五

硯銘

宋端石三祝硯銘

舊澄泥夔文壺硯銘

宋端石辟水硯銘

宋澄泥倣唐石渠硯銘

倣唐澄泥螭虎石渠硯銘

錢惟善玉堂硯銘

硯銘三首

舊澄泥天祿石渠硯銘

宋端石長宜子孫鑑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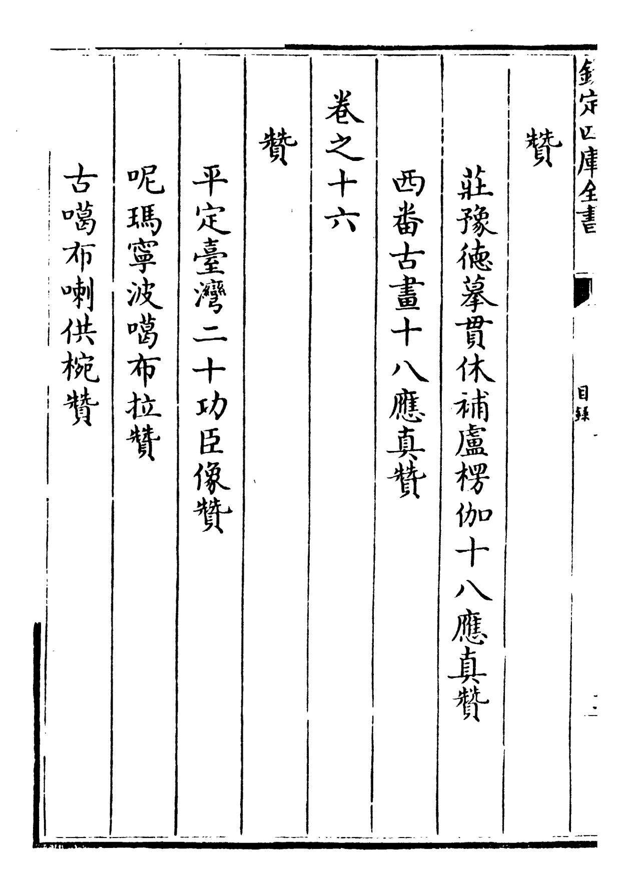
元迺賢五老蜚星硯銘

宋甃硯銘

舊澄泥石渠硯銘

米芾玉堂硯銘

趙宧光倣宋澄泥石函硯銘



西番古德噶布拉贊

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

右旋白螺贊

御製文三集卷一

經筵御論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利仁朱子解之謂安其仁利於仁蓋引而未發也雙峰饒氏謂與仁一故曰其仁其者謂巳也與仁猶二故曰於仁於者有間也亦即發之矣然曷不於顏淵子貢觀之乎予以為顏淵安仁子貢利仁簞食瓢飲回不

改其樂是安仁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利仁也回之安仁易知而難行茲不贅論若夫賜之不受命非富貴貧賤之命也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即安仁也不受命即未能安仁也貨殖者見有利於仁如貨殖之生財耳若謂子貢為貨殖生財之倫則孟子尚不言利而謂孔子以是論賜且與回相提並較乎史記直以子貢為好廢舉轉貨貲是誠牟利之為甚矣其不知孔門之道矣程子以為子貢之貨殖非豐財然亦少時事

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矣然未明言子貢之貨殖為利於仁葉氏則云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而亦未明言子貢之利於仁是二子之論胥為近之而於子貢之利仁尚有未達一間者茲故申而明之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六府三事皆養民之政而惟修惟和則各有其序有由已有不能由已者焉何言之五行之相克相生皆一定之理洩其過補其不足皆可以由有養民之責者之修

之也若夫三事之正民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雖由於養民者之和之而和豈易言哉正德在於利用利用在於厚生厚生何在乎在乎使有菽粟如水火耕九餘三或可由善政以致之而時若雨暘綏豐錫屢不可由人力以致之也故惟修可以由已而惟和不能由已必在陰陽之和雨暘以時則此和豈易致哉亦惟祈年慎德飢溺在懷而尤重於察民隱不諱災或庶幾其致和此勸歌勿壞之意乎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斯二語也以為答萬章之前問從而為之辭則可以為示後之繼業為萬世法則則不可蓋自啓賢繼業之後但有與子無與賢之事矣其有託與賢而攘竊者皆亂臣賊子之流非唐虞之所謂禪也且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將命者誰以予論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天之所與然與子雖為

萬世不易之規而其敗德隳行恃天之與已而不知凜難諶靡常之義存如保赤子之懷則民必不與之而天亦厭之而不與斯不大可畏乎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豈非恃天之與已乎吾是以祗申難諶靡常之義而戒負扆者慄慄畏懼以敬天愛民慎守其器而前此之與子與賢胥不必論後此之與子與賢胥不可恃故曰斯二言不足以示後之繼業為萬世法則也至於較年之多少及地之遠近所為愈去愈遠而更甚之乃

曰故仲尼不有天下予又以為斯言也仲尼必不為之仲尼而為斯言亦非仲尼而已矣盖孟子嘆王道之不行萬民之受害未嘗無已欲得天下以施號令行王道之意然而仲尼無此心也人非孟子更不可有此心也嗚呼此孔子所以為至聖而孟子祇可稱其亞者乎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剛健而艮篤實此言各具其用而相資以成其德也盖剛健而無篤實或失之躁篤實而無剛健或失之固

躁與固則不能日新其德矣然乾元之體無所不貫八卦之德何一非乾德哉故在大畜言大畜則曰剛健而濟之以篤實以日新其德耳夫日新其德非所謂自強不息乎解大畜者或謂畜之者大或謂能畜其大至於不家食則率謂人君大烹養賢而其臣不食於家予以為家者私也不食於家去私也君與臣胥無私以勅幾協民有不日新而輝光者乎若夫九二為剛中之臣六五為柔中之主此正剛柔相濟不失其養亦日新其德

之道也若必訓二以說其尤戒五以防其惡是君臣之間先自猜貳矣獨占其一爻者或可曲解然非大畜全體養賢之義茲故申而論之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朱子解此以為靜就心說安就身說夫靜就心說是矣安就身說予以為就意說非就身說也夫不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乎蓋靜在心而動在意由靜而動則心正而意誠意誠則安也由是而慮則知致而物格內外

文養本末兼施胥止至善之道也是故正心誠意為聖經之關鍵心静不可見意動有所施施出於誠則脩身齊家治國皆由是而推而明明德於天下矣其所得不已多乎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周公訓成王此二語不惟為政之方抑亦脩身之要也盖明作乃施為之末惇大則涵養之本施為而不出於明作則涉暗而終怠矣涵養而不出於惇大則近逸而

寡為矣為學為政內聖外王胥不外乎此至於有功成裕固其自致之效而非預期於其間也是則周公之意豈徒訓王以用其舊臣乎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咸池六英有其名而無其樂非無樂也無其言故不傳其樂耳若夫舜之韶則自垂千古何以故舜之言垂千古則樂亦垂千古夫子在齊偶聞之耳必曰在齊始有

韶夫子聞之之後而韶遂絶是豈知樂者哉司馬遷增之以學之二字朱子亦隨而注之則胥未知樂且未知夫子矣蓋言志永言依永和聲舜固自言其韶矣然此數語徒舉其用而未紀其實則又繼之以勑天之命之歌臯陶颺言賡載君臣交儆是非樂乎是非韶乎是非夫子所以感其誠而嘆其極不知肉味者以此乎且夫子天縱之聖何學而不能而必於韶也學之以三月而後能乎蓋三月為一季第言其久耳而朱子且申之以

九十一日知味之說反覆論辯不已吁其去之益遠矣然予以為夫子不圖為樂之語亦有二義焉至於斯者至其極也樂之感人為最深而亦有善不善之殊非樂之罪也在於用之者之人耳樂之善者至其極則惟時惟幾君明臣良世有不治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樂之不善者至其極則紂之北里之歌靡靡之舞唐明皇之霓裳羽衣世世有不亂民有不遭其荼毒者乎此夫子垂訓後世之深意所以有放鄭聲之言也而注書家總未言

及之予故表而出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不圖為樂之義已具前篇兹更以夫子之論舜武以申夫子之聞韶庶乎其有合於聖人之言樂乎夫樂者何律聲言志而已無志則無言無言則無聲無聲必無律依與永則行乎其間而不具體者也是則樂之本在乎志知在乎志則知舜之盡美善而武之未盡善矣何必費辭葢舜性之者也武反之者也舜之勑命時幾何如

其盡美盡善武之度德度義亦盡美矣謂盡善可乎若以聲容節奏論舜武之樂則武去夫子之時已遠而舜更遠矣其聲容節奏必有所失且徒究聲律而舍志與言非知樂者故予謂韶樂至今存以舜虞歌之言證之然則武之未盡善將何以證之曰雅之下武頌之耆定是其盡美者也至其未盡善者則夫子反魯定三百之時或者有所刪乎予故申其說如此而要以舍志與言無宮商而泥謂有聲無詩者定乎其非知樂者矣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解是二語者率以栽傾屬之人物培覆屬之天是猶視天與人物為二也予以為天與人物呼吸相通本為一體夫春生夏長非栽者培之乎秋收冬藏非傾者覆之乎四時代運貞下起元天何容心於其間乎哉人與物胥在乾元一氣之中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則所謂因材而篤之者也天之栽培傾覆一歲所必有人之栽培傾覆一生所不能無是則栽傾由自取培覆亦由自取惟

當順天之常克己之私或庶幾乎若必求其裁而避其傾是猶有吉凶禍福之見於其心者吾見其不能如四時之運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教人以聖希天之法也夫士之去賢聖且遠矣而況天乎然而不可無希之之志若不希之是自畫也昔為三希堂記略見斯義且天之行健日日在人目前予以為較聖賢之去人為尤近耳君子以是為法自彊不息

焉不庶幾可希天乎蓋所謂自亦有二義一曰自已二曰自然自已尚覺有私自然則無為也無為而不息此天之所行健而人之所當以為法也設曰何以不息則注之曰克已復禮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朱子注此以為一與十數之始終一與二數之相對回與賜之高下以是而定夫既云數矣則自一而數至十回將何以歴而知至十哉即二為一之對則所謂始終

正相對之二也且善惡高下是非賔主之類其相對者不可屈指數是賜亦可稱盡知且與回同矣予以為十者上下八方也其數既合其理亦備是回之知舉一而無不知也夫子示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正謂此也謂回為即始而見終則尚有見者存焉蓋一以貫之無所為知而無不知正可為聞一知十之證賜之聞一知二則實自用其知推測存焉此夫子之所以與其弗如回也若以朱注視之則其所知亦不過賜之流而已其去一

貫之道遠矣未必似曾子之能聞諸夫子也

大禹謨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乃二帝三王所傳之心法心法即治法也心緼內而治施外舍執中無二道也蔡沈注書以為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蓋取論語之言今堯典內無是語也然舜之詳言人心道心之公私必當精以察一以守亦不見堯典也舜之語非堯所授乎精察一守即所謂執中也其下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後漢苞氏注以為窮

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蓋以為吉言矣而宋朱子注則以為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似以為凶語而予則以為朱子所注得理且非凶語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為人君者誠念四海民之困窮法文王之視民如傷則必思所以濟民之困窮雖不能博施濟衆而民之困窮者究不無少救亦可保其君祿之善終即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豈不善乎若為君者不思四海之困窮而自恣其樂思欲保天祿之永終得乎因經筵略釋

經義故簡而言之以戒萬世之為君者

按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自來講家皆主壽終之說予則以為其說未備蓋終者謂終其事非終其壽也若謂終其壽則人生胥有之事且既終矣何有於五福舜典言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即始終其事之謂也堯授舜而堯之事終舜授禹而舜之事終人君受命於

天能終其事即所謂考終命之福也且以人臣而論受

一職能盡其職復膺遷擢是即能終其所受現在之職也人君能終其事豈非能終其天禄乎至漢儒笣咸注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二語謂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禄所以長終似有規避之意朱子所解似為凶語然實非凶語也人君自警知懼不自滿假即易所謂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非吉語乎予是以謂之得理為君者長存此四海困窮之念則必敬天愛民孜孜勤政雖以四海之大民物之衆不能家給

人足而物力則常存愛惜偏灾則優予賑恤亦何至有民不聊生饑饉焉如不終日之象而兢兢業業守位聚人天禄可以長終福莫大焉此非遷就苞氏之說正與洪範所言考終命者互相發明爾因作經筵論略而未詳兹復申論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雖曽子重述夫子之言以兼舉艮大象之語然其義各殊朱傳所引程范均未道及焉盖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不過盡已之職無越思耳若夫思不出其位則有二義焉盖位者職也一為不越職一為盡其職不越職猶易盡其職甚難譬之侍郎不思尚書之職尚書不思大學士之職易也然平心自問果各能盡其職哉冡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皆其位中之事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皆其位中之事果皆盡職乎為人君者協和萬邦闢門明目實皆予位中之事也不能身體力行兢業惶恐之不暇尚何敢有出其位之思哉且出其位亦

更何之乎然而今實有四年後歸政之期則亦所謂過望之思出其位矣然在耄期倦勤者或宜餘不可也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上章明言極深而研幾極深即所以研幾非二事也蓋深為蘊於中幾乃發於中本祇一原不過微有動靜之別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斯豈有内外先後之殊哉靜所以通志動所以成務此聖人所以闡易理也易之道通天地貫古今自虞翻解此章分屬之蓍與卦而朱

子遂以易為占卜之書視易小矣其然豈其然哉子之遲速論中略見之昔用以成功今復以自勉然而見幾而作克己立誠其難其慎亦惟自知其苦而已敢為侈談也哉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此應與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並觀之蓋不息即無息而行健亦無息之行也夫何有為於其間哉然惟天地能之至誠之聖即天地之不息而行健也其

久徵以至博厚高明之用雖由至誠以顯天地仍即天地以印至誠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以無虛假間斷注之予以為視至誠為小矣試觀天地四時之運有虛假乎有間斷乎至誠之無息亦如是而已矣然而至誠豈易言哉必其致曲之功形而著所謂無虛假也變而化所謂無間斷也則朱子之言未嘗無見但以此注無息之至誠則尚未造至誠之域耳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擇人以為君君奉天以治民治民無他術曰安之而已矣夫以民視天遠矣然而不遠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所謂至愚而不可欺至弱而不可勝呼吸相通照臨有赫人君畏天當知畏民畏民莫若安民而安民又在愛民其道多矣豈語言所能盡哉惟日孜孜克己復禮或庶幾乎

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載物者莫如地覆物者莫如天然天地未嘗自言能覆

載也惟其不言是以終萬古而無不覆無不載至誠之功用亦如是而已矣夫豈有所謂博厚髙明之想乎不息之誠久徵悠遠胥在是矣然而至誠之明性也自明之誠教也非生知之聖必當盡思誠之教教豈多乎哉亦曰無息而已矣其博厚髙明之效豈可捨無息而以意求之乎

顯諸仁藏諸用

顯仁藏用鼓萬物而不與向曽屢言之兹特以顯藏仁

用朱注有所未概者申而論之其自內自外之言吾以為未臻蓋德之發於外外即內也業必有所本本即內也其顯與藏內外如一方能合天地萬物為一體豈有所謂藏於此而顯於彼乎不臻此不足以知陰陽不測之謂神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應與易象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並觀之蓋天地之德無所為大小也以人觀之以錯行代明者為

小以並育並行者為大孰知天之行健以敦化者在不息而錯行代明即在其中且錯代仍一行健之所敦又豈能外行健而别有所謂化者哉朱子注中庸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予以為聖人法天行健原無大小之分而君子法之自強不息不息者誠也未能如聖人與天地合德者皆可以自勉豈可自畫謂不能同錯行代明更謂先識其小後習其大斯則與天地在人心之中以及天地人一體之道去之遠矣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武王此言即申虞舜明目達聰之意也夫聰明非耳目之所能爲必如舜濬哲温恭之德具於内而執兩用中之公施於外則足以作后矣且亶者信也誠也必如是而後可以作元后作民父母洪範所云作威作福亦如是而已矣且聰明出於誠信然後可謂之聰明若作聰明而不出於誠信必有偏私亂章之事又何以作元后以臨民哉

御製文三集卷一

御製文三集卷二

論

論趙簡子齊威王事

近書向所題養正圖解以向所題語猶有未臻者兹故申而論之

夫此二事讀書者所咸知亦咸以為英舉者雖然竊激阿大夫非簡子與威王所用者乎進過求譽者固有罪

則用而聽其進受其求者獨無罪乎而沈之河烹之鼎亦所謂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罰亦重矣葢簡子威王以為必如是然後可卸已過邀人譽而置人命於不問斯亦狠矣斯亦不足譽而已矣

伊尹周公諸葛亮論

輔少主而能格其非終成令辟者伊周尚矣諸葛亮有伊周之能而未成其志斯可哀焉是以叙而論之

夫千古之君孰非受

天之禄者哉然錫禄在
天而能否承之則在為君之人不惟其人之身尚視其
祖宗之所以基命宥密制治保邦之深淺有以荷鴻庥
而垂永祚如太甲成王是矣太甲去湯弗遠成王去文
武亦弗遠成湯文武之澤未斬也是以伊尹幽王復辟
克終厥德然孟子已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矣若夫成王之過未如太甲三叔流言起自近親
周公天子之叔衆所仰望若如伊尹營宮之事則天下

歸心成王不得為王矣周公豈肯出此亦惟有避之而已不忍為伊尹之為也孟子所云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蓋求其說而不得強為之辭並伊尹之志亦失之矣終以雷電示警親迎公歸稱守成之令主者首數成王非周公之德有以感天而格王乎且成康之後今何在焉而元聖之祀千載東魯其百倍之勝於有天下者為何若予獨惜夫諸葛亮之有伊尹之能而未成其志遇劉禪之昏足以亡漢則亦有說焉

蓋光武明章之德不及成湯文武遠矣不惟五世而斬而又加之以桓靈之殄德天之厭漢久矣諸葛亮一人其能挽漢已隳之運哉且其時外有強隣自救之不暇使亮而為伊尹之事蜀中先自亂安能尚存乎予讀出師二表實矜亮之心且憐亮之不能為伊尹之事而終於責為人君者當識天難諶命靡常兢兢業業以永保其祖宗之基或庶幾乎

蘇軾御書頌論

蘇軾此頌盖因仁宗為太子時書賜張士遜而作也其文其書固美而其事則有大謬者是以叙而論之

夫太子者儲貳之君易所謂潛龍勿用也兹公然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夫日新其德猶可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真天子也將置其父於何地且仁宗固為天子矣士遜亦為丞相矣即位之後書以賜之則可未即位不可為此言亦不當存此心也夫蘇軾固

通古今達時務之人幸其時無江充李林甫之流設有之則太子危矣尚何德之可頌而軾乃頌之乎然考仁宗以十二歲即位則在東宮時甫十歲十一之間亦不能知此文義書以賜人若果知此文義出於自為則是志大言侈昧勿用之理更為不當其即位之後必大有更張見長之事仁宗無之也盖仁宗不過溫柔忠厚之人亦不能為此予以為此事出於士遜之偽為欲以榮耀眩世彼固依違曹利用之流耳但考軾為此頌乃因

士遜之曽孫欽臣之請作於元豐七年去仁宗時六十餘年矣其真其偽皆不可知抑亦如昌黎諛墓之為乎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也

蘇楊論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而還楊重英留緬甸二十一年而還念其事相類作蘇楊論

武在匈奴餐旃齧雪勢不能久向已有説然其娶妻生子漢書章章可考重英在緬甸其誓死不降與武同而

無武娶妻生子事令呼路人而詢之曰重英與武孰優必甲武而乙重英彼故不知武之為何如人何如事徒以氈鄉久而耳食熟耳則司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語誠不與緬甸之歸順也總督富綱猶責其弗獻重英予以為過於羅索既而其長隨以重英及其時被遮之兵並自暹羅所獲粤民致之邊及入邊重英謂同歸之兵曰今生還本朝即伏國法亦瞑目是可哀矣問其在緬有無易衣娶妻生子事則皆以為無

而重英本抱病來因遂故以其志可憐憫命給道員銜仍將録其子夫重英究為在緬偷生兹仍加薄恩所為仁義兼施教忠之道也若武之為典屬國漢之恩為過優矣而猶有嘆其被賚薄者是何耶且以重英所為較武有過之無不及武乃奉使而重英則不過從軍被拘留也若曰因附青雲而得名之傳則其傳與不傳固不足為貴耳

四得論

昨自避暑山莊迴至御園之作有慙愧德無稱四得之句盖引而未發茲乃敘而論之

夫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為位禄名壽胥因德而得之則知有德而得之者為實無德而得之者為虛若予無其實而得其虛其慚愧可勝言哉盖予之位

天地之所命

祖宗之所授無是二者予因何而得之亦惟栗栗危懼

慮緜厥官遑敢自詡其得以傲物哉至於禄則九寓所

同仰萬民所共奉豈啻十目十手之視指哉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威福玉食一涉私欲之作必致越其始而隕厥終能常保其得乎若夫名為實之賔實則賔之主也居九重之上臨百辟之尊孰不以虛言譽之即令八旬大慶之獻詞頌者不可僂指數則此名也亶其實乎雖文治武功徵有實蹟之可稱然無一不由兢兢業業中所出且恐具其始而失其終得將不保敢自怡乎茲逮八旬不可不謂之壽然此壽乃

天地默佑
祖宗延禧予一人幸逢其會敢強顏以為有所致哉且予五十五年之間無一日因微疾而不理事者求仙素所鄙即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居節飲食以為養生之常道耳則又有何術之可得凡此四者皆予所得而實皆非德之所致也非德之所致則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忸怩之不暇又何能肆然自居而不疑方將慎半九十之懼孜孜矻矻以待五年之歸政可稱全人則惟敬

待
天恩而不敢或必者耳著論自警並以示羣臣之獻詞頌者

四得續論

近作四得之論非自謙也蓋紀身之鮮實德與已之所實見耳然尚有未盡意者前論切乎已續論公天下抑亦有所獨重者耳

蓋中庸第十七章子曰至子孫保之而止所以戒為天

子者保其位而已此皆夫子之言其下四得之譯意謂子思之語非夫子之語也以位言之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君子之位也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則聖人之位也豈必曰天子之位乎堯舜禹有天子之德可謂得天子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天子之位孔夫子有聖人之德可謂得聖人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聖人之位也孟子所云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其心未嘗不羨天子之位雖欲行其道之意耶然非至言也蓋益得益之

位伊尹得伊尹之位周公得周公之位非不得也若孔子必無是語而朱子注子思此章直以為必受命為天子是亦孟子之遺意耳予以為後世之亂臣賊子未必非此言有以啓之然此言非予言之他人不敢言也且自古至今無一代無天子是皆得其位者乎予不敢以得位自居實因德不勝而滋懼耳至於禄則自天子以至百辟卿士皆食禄者也盡其職乃可謂之得鰥厥官不可謂之得而其本均不出於修德也王禹偁待漏院

之記微見其端矣若夫名乃實之賔實者德之謂也無其實而有其名不滋愧乎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謂此語亦未臻而清流操室中之戈者非因名有以害之乎壽則秉來之氣數所不可強盜蹠壽而顏淵夭盜蹠果得壽乎顏淵果不得壽乎古來盡節以終者謂之不能得保其壽可乎茲故申而論之以戒後世之不務脩其德而徒慕四得以反致敗其德且以靖天下後世之託聖賢之書以妄興其欲有所得之位之心有位與無

位之人可不深思所以自處哉

作是論時引用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蓋亦斷章取義耳予之意則以天子有天子之位聖人有聖人之位分而言之然亦非始予意也蓋中庸上節孔子之言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已區而二之矣既而思之繫辭本文下即繼以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則天子之事也似繫辭所指聖人即天子也然按諸經從無尊當時天子為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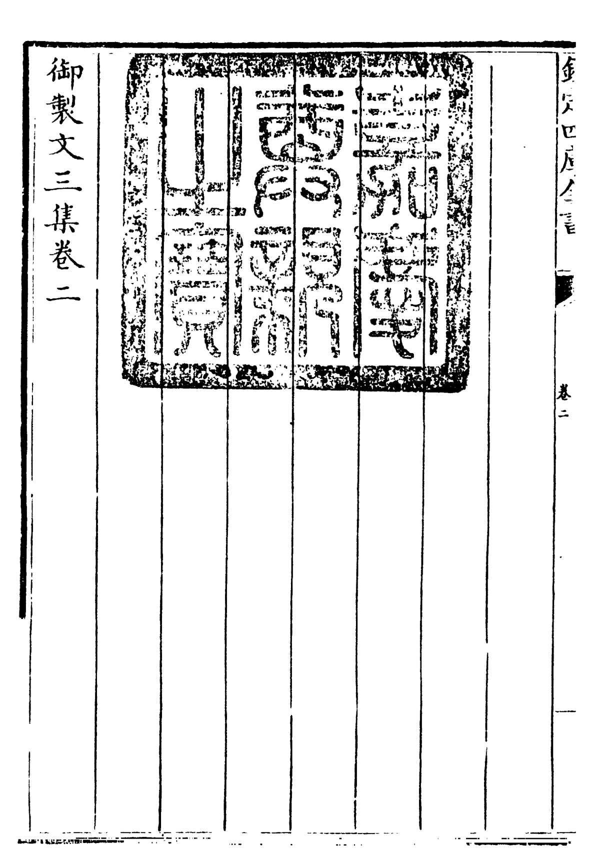
人如後代所稱聖君聖主聖上者大禹謨乃聖乃神為益對舜稱堯之辭微子之命克齊聖廣淵為成王對微子稱湯之詞皆非稱當時天子也三代上君臣之際情親而語質無取乎頌語惟莊子華封人祝堯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為當時語堯固聖人也然則稱天子為聖人起於周秦之間亦如朕之字專為天子自稱乃昉自秦也十翼為孔子作不應繫辭有是語且上繫第十一章莫大乎富貴莫大

乎聖人又分著矣歐陽脩以擇之不精繁衍叢脞近於戰國後語疑十翼為雜取後世講師之説非孔子所作亦不為無見論成偶思及此并按於後

脩德脩刑論

管子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斯言也千古以為至論而予則以為未臻何言之為人君者無時無刻無不宜修德與修刑必待日月之變而後修之不已遠乎設遁其辭曰日者陽之屬遇變則更宜修德月者陰之屬遇變

則更宜修刑不知日變恒少月變恒多日行一歲一周天月行一月一周天日月近交則食雖入交而非朔望則同緯而不同經當朔望而不入交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食月行速與日近交次數較多故月食多於是有一歲兩食者日行遲與月近交次數較少故日食少於是有隔數歲一食者此求日月食一定之法也或隔數歲或隔數月遇其時更當修之不遇其時可以不修乎且視德與刑為二事君之修也有可急可緩之時是大不然矣



御製文三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三集卷三至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三集卷三

論

慎建儲貳論

予踐阼默禱之事言之屢矣兹仰沐

昊慈克符初願因十月朔例應頒時憲書特於九月初

吉宣立皇太子用昭付託前此不立儲嗣之由亦節經

降旨申明至為詳盡夫建儲立嫡三代以下無不遵行

朕讀書稽古豈於此名正言順之事輕議其非昔我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為皇太子並特選正
人輔導如湯斌徐元夢皆係公正大臣非不盡心匡弼
乃竟為宵小誘惑不能恪共子職終致廢斥後遂不復
冊立夫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之子可見氣禀不
齊即聖君而無嚴父日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面命耳
提尚難期其遷善改過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蓋
實有見於此何況一二輔翊之臣安能格其非心變化

氣質乎是則繼體象賢惟賴
天心眷佑篤生哲嗣及嗣子之能承受與否耳予自即
位後亦何嘗不欲立嫡嗣初以皇次子為孝賢皇后所
生循照雍正初年
皇考親書朕名緘貯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上之例亦將
其名親書密緘匾上不意其早年無禄曾同大臣等啓
緘閱看贈為端慧皇太子後以皇七子亦係孝賢皇后
所生原擬書名緘貯因其年未長成遲而未果旋亦早

世嗣於癸巳年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於盛京恭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鑒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祏大計實
早為籌定特不效前代之預行冊立務虛名而無實益
耳今荷

天恩申錫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計丙辰歸政不過
數月始將容緘嗣子之名台對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
公同閱看宣布諭旨明示中外来歲大廷親授錫慶延
釐實從来史冊所未有若未經頒旨以前設臣工中或
有建議立儲者其人必非真懷忠愛不過託為讜論陽
附正人君子之列實則冀徼後福陰為夤緣干進之階
非為名即為利而名利兩收終歸為利者多似此莠言
亂政之人自當立予重辟然國家儲副極非小事彼既

託為正言而抵之罪究非美舉今朕躬行上儀親為付畀中外翕然臚懽交慶皇太子體度端凝仁孝夙著克肩負荷新正授受之間實為盡善盡美天下後世公論以朕為戀位乎不戀位乎設朕於此稍有不欲歸政之心又何妨不行此典且皇太子及内外大臣皆具摺籲請至期頣始行歸政情詞懇摯出於至誠朕亦何難俯俞所請乃朕於御極初年即以紀年六十傳位嗣子之意齋心默禱近年屢於諭旨内諄諄述及是朕籲

天歸政之語不肯繫戀天位之心
上帝鑒之天下臣民亦無不共見之今賴
昊蒼默佑諸吉備臻欣慶之餘實深欽感廻念
聖祖大漸授位
皇考其時係內大臣隆科多宣傳
顧命逮
皇考傳位朕躬宣示密緘倉猝之際朕不敢自行啓封
召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展緘敬閱茲朕躬身

大年懋膺多福明須詒旨親御殿廷付授神器以令視昔吉祥善事孰逾於此此實上天保佑申命有加無已之洪貺朕令壽望九秩精神康健視聽未衰若來歲歸政遽思自暇自逸竟置天下重務於不問則非所以敬承天眷亦非御極初年定期歸政不肯戀位之初心矣夫天下至大神器至重儲副之寄運祚所關方今綱紀肅清外無攬權怙勢之臣內無婦寺偏寵之事朕親裁庶

政鉅細無遺宮中府中皆爲一體雖不明詔立儲實無

絲豪流弊若如前代權奸柄國女謁公行黨援門户秕

政百端而書生迂見惟斷斷然爭持國本之論甚至君

臣父子不免猜疑如前史所載唐宣宗時裴休請立太

子帝云若立太子則朕遂爲閒人宋太宗因太子廟見

還宮都人擁道喜躍帝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

置我於何地又明神宗因梃擊一事召文武諸臣責以

間離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

使朕有别意何不早更置等語此由唐宋諸君繫戀天位以神器為私靳而不予而明神宗又因内寵固結覬覦非分以致盈廷聚訟骨肉生嫌前事具在可為殷鑒

我朝

家法相承乾綱獨斷惟期慎簡元良從不稍存私愛而朕紹承統緒首以付託得人為重無一毫繫戀天位之

心無一息非凝承

帝命之念用能黙通呼吸感召庥嘉實朕御極以来六

十年如一日也總之儲貳一建其弊叢生不特僉壬依附易啓嫌隙而名分早著日久必致流於驕佚而不知我國家不明詔立儲燕翼貽謀慮至深遠即緘名密貯務當慎之又慎不可預為宣露如朕現在舉行歸政亦必俟為期至近始行頒旨宣示此實萬年無弊之法我世世子孫若能敬效祖宗及朕之用人行政於以欽承昊眷祇迓

鴻庥亦如朕之躬躋上壽再立太子踵行歸政典禮禔福延洪用昭億萬禩無疆之慶此朕所深望於方来者也特将始末緣由再行申諭此旨著於尚書房内閣軍機處各鈔録一通敬謹存記永為法守

說

卞和獻璞說

或問卞和獻璞之事為有乎為無乎曰無何以見之曰以令和闐之玉見之和闐之玉有二一曰山玉取之山

一曰水玉取之水取之山者其質大或至八九尺然間雜石性者有之取之水者其質小至大者不過尺餘光瑩弗雜石性葢受水性潤故也故恒以水玉為良此歴年貢自和闐人所共知者若和氏所獻應為良玉必出自水者既無雜石性之理安用玉人相之以為非玉兩被刖繼之哭以血而始明其為良玉哉此之誤必在璞之説矣葢玉未治為璞見玉篇或山玉之雜石性者而決非良玉之産水中者也亦決非璞包玉不見必待剖而後

知其為玉也若玉皆有璞包之必待剖而後得則令和
闐之玉多無萬誰為一一剖之乎此不待辨而知玉之
不在璞中必待識者剖之而後得也且卞和之目亦與
人同耳玉人攻玉久矣豈不能識玉而和識之即以為誑
其罪亦不至一再刖足也夫以雜石性未治之璞去其
石性理而為璧亦恒事耳奚至艷稱千古乎蓋韓非自
嘆巳之不遇時人之不識巳設為此謬悠之說以自喻
耳然非非不明敏達時務者觀其說難之文反覆論辨

曲盡人情既達時務盡人情則應薄世高蹈以全其真又何必為此謬悠之喻以惑後世乎余故曰無此事也

風馬牛說

齊桓伐楚楚子使與師言唯是風馬牛不相及孔頴達正義注以為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嗟夫是何言耶直以淫俗語誣經傳且於齊楚之遠不相及何涉引尚書以為證其去益遠盖乾為馬馬性剛坤為牛牛性柔馬性剛故其立與馳悉迎風牛性柔故其立與馳悉順

風一迎風一順風是不相及也注疏家本不曾習見馬牛之性不得其辭遂引尚書馬牛風逸為之說而不知其逸正所謂迎風順風之不相及也偶閱左傳故申其說如是及博閱諸書見宋俞琰席上腐談頗於予意有相合故並載之

俞琰席上腐談曰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書費誓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

圭瑁說

圭之名見於夏書之禹錫瑁之名見於周書之王受權輿於此而虞書之輯五瑞並未明言其圭之名各别及其短長與瑁底之邪圓也注疏之家多耳食口傳愈晰愈不明曰近曰更遠予近為石刻十三經序以為以注疏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者以此也夫虞至周周至漢率數千百年其唐宋更無論矣後人據圖作圭自鄭康成遂於禮學始圖三禮厥後阮諶夏侯伏明張鎰梁正楊傑俱有三禮圖至宋初尚有存者聶崇義採諸家之説為三禮圖

現入四庫全書令玉圭流傳於世者甚多宋製者皆在聶崇義之後即漢器亦不過因鄭圖而倣成之非必係三代時古物也已屬贋鼎而瑁則雖有圖三禮圖六經圖玉海中俱有瑁圖畫作冋式近馬驌作繹史其瑞玉圖則依孔安國書傳所刻之說作冋式說禮家已屬參差俱不過臆為之即偽據圖作瑁亦未見其器也並偽作其器者亦無也今據其可考者言之

鄭康成云鄭康成周禮注名玉曰瑁瑁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蓋瑁古字作冃易繫辭冃天下之道書君奭丕冒海隅出日詩邶風下上是冒皆取覆冒之義雖不言其制而其理為近向所纂三禮義疏中正義條曾引其說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天下此猶近理而賈公彥曰見則覆之以齊瑞信賈公彥周禮考工記玉人疏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

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又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云云前說出尚書大傳後說出孔安國書傳向定周官義疏存疑條下載此亦因其說持之者多故未之廢其實未足為據也馬端臨遂增之曰有不同者即辨其偽馬端臨文獻通考王禮門引舜典下注云諸侯来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首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乃治孔穎達尚書疏之文夫諸侯既受圭於天子焉能有偽更詎其傳以為有過者留之三年六年九年之說此不過竊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云云之語尚書大傳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端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則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云云端臨櫽括其說又引程

大昌演繁露舜典謂輯五瑞即此執圭而朝者輯者斂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於羣后即此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有過留之三年不見所出予意所謂留之三年六年九年者不過剿孟子緒餘而端臨以為大傳此言極有理乃寡識之尤者夫不朝是其罪也留圭而不許來朝復以六年三年為別其間有何罪乎真成讛語矣又王搢大圭祭天其圭長三尺周禮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宋陸佃曰王執鎮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王十朋周禮詳說明王應電周禮傳並於朝日之下注云言朝日則郊天可知按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康成注王所搢大圭也惟既曰搢又曰執未知一時並用與否宋林希逸考工記解曰搢一而又執一非尊者所宜云云則古人亦計及搢圭之未便矣夫玉至

三尺重物也古之帶最寬鬆不似今時帶之緊束搢重物於腰間必至落地反不成敬且天子祇雙手既搢大圭又執鎮圭以祭其於獻奠之際將何以行禮權付旁人持之更非所以式威儀也圭之說既明則瑁之形之制可想而知不過寓意覆冒天下而已然總以德為要德不能冒無其器實可有其器適足增愧瑁之形制既不可考以冒圭首辨詐偽其說更不可信至取義於以德覆冒天下則古聖人精義不在乎制器而在乎慎德若有其德即不執瑁亦可若無其德雖日執四寸之玉對之適足增慚而已更有因圭首有邪有圓

之殊而圖其形者諸圖瑁下圓刻邪刻之不同總惑於以冒圭首之説公侯伯之圭有瑁以辨其偽而子男之璧即無庸辨其偽乎且三等之圭共此一瑁雖有詐偽烏從而辨而璧徑五寸輪廓正圜又安能以四寸之瑁冒之況舜典有輯瑞而無執瑁之文周禮春官典瑞亦不言瑁考工記玉人所載鎮圭以下十餘器與典瑞相合而獨惟言瑁之書後出亦殊不足信總之數千載之下必欲銖計抧度數千載以上之物愈致膠轕枘鑿而已遂有瑁底圓缺邪缺之異實為入海算沙將何適從不值一噱矣暇著是説以杜千古之躛口

搢圭説

圭瑁之説既明則搢圭之説應繼盖搢者插也以大圭

之重插於寬衣博帶之間必致落地前說已詳茲復閱考工記又有中必之說鄭康成以為約其中央乃傳會以繩繫之不令墮地之義耳即使約之腰間亦礙所謂周旋中禮之度也因命翰臣博稽唐宋以來之制則自唐至明五代禮儀志皆有搢大圭執鎮圭之文五代之制因列書於後以備考夫唐宋明漢人也襲其漢儀且不必論至於金則我滿洲何必襲其謬且尚偏安亦覺僭矣元實蒙古將以其一統中華而謬為襲漢之舉耶然予總以為其

事涉虛誣未必實有也何言之夫名以物徵物以實証唐宋金元遠矣明則本朝所繼統者郊祀重器不藏於內府則藏於太常猶憶乾隆初間曾命太常查舊庫物得蒼璧四黃琮一命貯之乾清宮至今存無所謂大圭鎮圭也遍查內庫亦無此二器然則明時皇帝所搢之執之者為何物耶以為流賊之亂被擄掠失之乎夫流賊賊也所重者金銀圭璧不值其擄掠且太常寺庫之舊璧琮具在而獨無大圭鎮圭亦其一証即果失之其

器必在人間國朝百五十年太平天下其器早出世市
當有人售之以為貢獻之物矣則知唐宋以來之禮志
率出虛文無實事耳然予之意更有所切要於是事者
不可不明言也唐宋明無論矣金元乃襲漢之謬且未
必實有其事則何為耶惟本朝獨無此事後世迂儒必
有議本朝之荒略者試讀此文則知搢圭執圭之合禮
與不合禮祀
天之在敬德與不在大圭及鎮圭矣且大圭長至三尺

不易得也今臣和闐乃易得唐宋金元明出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

何以得之若謂必搢大圭執鎮圭以申祀然後中禮獲

宥則本朝無是禮而

四朝繩繼九寓乂安擴宇拓疆中外臣服蒙

天貺為獨厚遠勝彼五代謂唐宋金元明斯亦薄海所共知也

是知總在敬德而不在器名不正則言不順亦夫子之

志也子之子孫其尚思所以務實哉

周禮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康成讀必為縪謂以組

約其中央按此祇言有組而不詳搢法

唐開元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搢大圭執鎮圭升壇搢鎮圭禮畢出中壝門殿中監受鎮圭大圭按唐書輿服志亦不詳搢圭用紳之制

宋政和五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外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畢執大圭升壇搢大圭執鎮圭至神位奠鎮圭執大圭俛伏興又搢大圭詣太祖神位執大圭宋史輿服志仿大圭中必之制製約圭繅藉搢

之紳帶之間政和二年宦者譚稹獻古元圭長尺二寸中一小好可容指為受組之地按此亦圭中有好穿組搢之紳帶之間

大金集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鎮圭至座跪奠鎮圭訖執大圭進玉幣搢大圭奠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不言搢法

元史祭祀志祀昊天上帝皇帝至西壝門外執大圭

就小次釋圭出次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

至壇上搢大圭執鎮圭至神位奠鎮圭奠訖執大圭

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亦不言搢法

明史禮志郊祀皇帝搢圭者六一盥手二上香奠玉

帛三奠俎四滌爵五上香奠爵六飲福受胙輿服志

玉圭長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鎮之山以

黄綺約其下以囊緼之按此無大圭鎮圭之分其搢圭用囊

御製文三集卷三

御製文三集卷四

說

反蘇軾超然臺記說

蘇東坡超然臺記千古奇文也而予反其意其亦有說乎葢此記之語以遊於物之外為最要而予政以此語為未臻夫天地大矣而人立乎其間以配之人之在天地之間大而言不啻恒河之一沙小而言不啻太倉之

一粟然人能配天地者豈不以一心乎而一心之在一身又不啻一沙一粟矣夫此一心在内乎在外乎遊於物之外者目而已目更心之所使孟子所謂萬物備於我非備於身乃備於心且遊於物外者物以萬稱豈能一一窮其理天地亦物也孰能遊其外乎况内本也外末也遊其外不遊其内是捨本而逐末捨本逐末爭民施奪其為物有以葢之用蘇軾記中語不已甚乎故予以為應遊於物之内者謂遊於心也天地我心萬物亦我心也

心一而已矣無殊無同無人無我而要之亦無所謂遊
夫如是則天地萬物一氣一理又何用其放意肆志無
所往而不樂哉六齡讀大學稍識正心之本長而見東
坡此篇喜其識高而詞雄兹耄耋矣乃悟雄高之無用
不如求正心之本以會天地萬物為一體勤學七十年
然後為反東坡此篇之文以待後之勤學者反予此篇
之文也

復古說

予近作圭瑁及搢圭之説亦既申論史家謬傳之不足信與古之不易復矣然圭瑁不過禮器之一端無關國之大政與禮之要義也禮之一端不易復古無所綦繫若夫大政要義益關天理民生之正道實不可復古者今雖無思復古之人恐後之迂而泥古者惱於耳食傳之穿尚有思復之説故為是論以明之

夫所謂國之大政者井田封建及公尸之説是也井田之説董仲舒已知其難封建之説柳宗元論之最悉且

自秦漢至今卒無行者其或行之無不立敗見漢與明茲不

贊論若夫公尸之説最為失義非正道自周末已不行

徒以其類於孝竟無人敢議及而朱子方以為氣與質

合散者復聚乃為教之至彼明理之人也亦為是謬論

問彼曾行之乎否乎况以已之子為父尸而拜之斯為

顛倒彛倫之甚與兒戲何異且其子為三四歲無知識

者耶著以衣冠而坐之位彼且哭泣跳仆不成儀矣為

七八歲略有知識者耶善性者必不自安惡性者將嬉

戲恣食或以其父為宜拜已者有之將不用其子乎則其弟其姪非其父之子之孫乎設以遠族叔伯之子孫用之則益遠矣與氣脉相屬有何關涉然此尚以一家言之若夫宗廟昭穆之序不止一人將何以行之止為一室立尸乎抑各室皆為之立尸乎扞格不通有所必然而大小雅公尸皇尸竟公然以為宗廟大典不誠可笑乎夫此猶託於氣脉相關之說而曲禮蓋已知其不可行遂迻曲為卜筮之說曲禮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鄭康成注尸者尊者之處為其失

子道則尸卜筮無父者孔穎達疏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是曲禮亦知其不可行而鄭康成乃曲為卜筮無父之說率皆遷就泥古乖正理耳大族人多尚可小族人少將何以行之至白虎通竟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石渠論謂周公祭天用太公此誠譏語不已褻瀆神明而誣周公大失禮乎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曾言尸也夫此褻瀆大失禮之事而以訛傳訛傳會辯論不已載之經史傳之千古而總無實據乃後人無敢言其非者豈不以其謬託隣於孝乎孝詎可以偽為哉漢之賈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明理

之人善於論古而皆未言及此余而不言實自慙為不讀書不明理矣遂不顧横去聲議叙而論之

像設說

公尸之非禮既明則像設可以申其說焉至詩稱公尸嘉告鄭箋一以為公尸以善言告之是謂言出於公尸矣詩大雅既醉篇公尸嘉告鄭箋公尸以善言告之是通篇皆當為公尸之言公尸以少者為之則其言不能自為設教之言益不成事一以為公尸嘉告謂嘏辭也似又出於祝史孔穎達註云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為嘏辭也此即楚茨詩工祝致告鄭箋所謂以神

意告主人使受嘏之說也二語皆出於鄭已自相矛盾然既明尸之非禮則其嘏告乃緒餘可以弗論茲特論像設之義云

像設之義余以為賢於公尸何言之蓋像者金木土皆可為之金木土則無知者也公尸者以人為之人則有知者也以有知肖有知彼亦一知也此亦一知也如水之與火其能合一乎以無知肖有知則其所祭有知之靈或附於無知之像設而享其祭尚可謂之求於慌忽思慕僾聞愾見耳然總不如神板書位之為得正相傳

像設之說謂始於離騷楚辭章句宋玉招䰟云像設君室王逸註為君造設第室法像君此不然也孔子觀明堂見堯舜桀紂之象或謂出於家語之傳會越句踐以金鑄范蠡則實出於宋玉之前也自離騷有像設君室之文後人遂謂設像始於戰國時其言未足為据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此與后稷廟堂三緘之金人相類馬昭諸儒謂家語一書乃王肅傅會而成固難盡信然吳越春秋紀越王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國語亦云越王命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是為確鑿可据則設像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戰國也諸家入主出奴各是其是之說秪可以理度之而不可以奇信之若夫國學

孔子之神位書板自合

聖人之正道而

闕里之塑像亦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孔子設像始自漢文翁石室唐開元後乃有塑像雖不如開元釋奠禮臨時設位之得正然朱子答錢子言白鹿洞塑像書但辯席地趺跪亦不言塑像之非今國學　孔子位設神牌而　闕里之有塑像亦惟有舉不廢云爾然亦頗合吾所謂以無知肖有知之義或致憑依受享乎是為說

卜筮說

圭瑁封建井田以及公尸像設之説既陳則卜筮亦有類扵是者不可不申其義而為之説

夫以上六事余可以直指其非理不可行而卜筮則古聖人所以幽賛尚占開物成務之為奚敢輕措之辭然而古今異宜能行與不能行亦不可以不辯何則今之時非古之時今之人非古之人也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蓋古時必有習卜筮者讀其書通其法今其書其法何在而讀而通之者又何在且讀之通之之

中尚當擇而建立之其亦難矣夫所謂擇者必擇其明通公溥無適無莫之人使其卜以靈龜筮以神蓍然後能通天地惬鬼神定吉凶居今之世能得向之所謂乎如漢之京房唐之李淳風宋之邵雍明之劉基或類其人矣而間去聲世一出且無靈龜與神蓍安可以卜筮况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其間有疑焉以有疑定問疑謂問所疑之事也原無一準故余不敢云古聖人卜筮之說為無而實謂今之無卜筮之人與其器謂靈龜神蓍則亦可無

卜筮之事也且舜之命禹曰卜不習吉可知古之時已有不用者矣至於盤庚之卜稽大誥之卜陳所謂世治聽人世亂聽神神道設教以安衆志耳豈如大舜之志先定而詢僉同哉且國家大事動資卜筮以定吉凶則言吉凶者紛至將何適從豈不同待議論定而敵兵早過河乎即如去歲廓爾喀賊匪侵擾至後藏扎什倫布有濟仲喇嘛羅卜藏丹巴者於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稱不可與賊打仗以致衆心揺惑并將派出堵禦賊匪之各喇嘛番衆全行撤散於是賊匪毫無畏忌遂至廟中搶掠金銀供器及塔上鑲嵌松石珊瑚等物因令鄂輝查明後即將羅卜藏丹巴剥黄正法既令衆番

知予保護黃教若過教中敗類亦必明正典刑不似元季之過於崇奉轉成虐政亦以示占卜一道適足惑亂衆心不可不加懲誡耳　茲故明言卜筮不能行於今而以大舜不習吉之言為凖然舜豈無所本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具此德則通天地慿神明動罔不吉又何卜筮之足藉乎

近作數篇似有意與古論異然胥非新奇可喜之言而皆平易據理之論聊附書之以待後世通儒之究正耳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即厄納特珂克部其地曰痕都斯坦）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刺馬（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為喇（請作拉下同）馬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刺麻皆係隨意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國師後

復封為大寶法王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間益不可勝紀

我朝惟康熙年間祗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

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

勅封章嘉呼土克圖為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襲號為國師

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勅耳

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世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

四世曰雲丹嘉穆錯五世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土克圖蓋仍沿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勅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𦦨薰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強市民物摔捶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毆墮車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斷舌之律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

其呼土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土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

藏對隴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裡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扎勒拉里岡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叔姪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扎薩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內轉世化生者即如錫呼圖呼土克圖即係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土克圖即係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諾尹綽爾濟呼土克圖即係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諾們汗扎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係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難以枚舉又從前哲布尊巴丹呼土克圖圓寂後因圖舍圖汗之福晉有娠衆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之呼必

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資為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皈信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扎什倫布財產自謂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圖同係弟兄皆屬有分唆使廓爾喀滋擾邊界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威廓爾喀畏懼降順闡詣請命若不為之剔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衆猜疑輕視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簽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簽掣一人定為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而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於雍和宮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內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扎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籤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競

去歲廓

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刦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勦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製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衆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

令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土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扎蒼等遂托占詞為不可守以致衆喇嘛紛紛逃散於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為首之濟仲拏至前藏對衆剥黃正法其餘扎蒼及仲巴呼圖克圖等俱拏解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況敢執之以法乎若我朝雖護衛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惑衆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内地齊民無異試問自帕克巴創教以來歷元明至今五百年幾見有將大喇嘛剥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與黃教為譏議乎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

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十全老人之寶說

十全記既成因選和闐玉鐫十全老人之寶並為說曰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何言

之武功不過為君之一事幸賴

天佑劼劬蒇局未加一賦而賦乃蠲四弗勞一民而民

收無萬今收伊犂及回疆户口豈止數千萬祇或免窮黷之譏耳若夫老

人之十全則尚未全也蓋君人之職豈止武功一事哉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

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官者何職之謂也君之職

不能盡言況敢云盡其職乎未盡其職則十全老人之

實不亦涉自欺與誇而增慚愧乎然老人之十全實更

有奢望不敢必以敬待
天佑者十全之武功誠叨
天佑矣則十全之盡君職或亦可以希
天佑乎夫適百里者半九十里予今三年歸政之全人
不啻半九十而且如三十年之久矣是以逮七十而縶
猶日孜孜以為箴至八十而縶自强不息以為勉則此
可必不可必三年中敢不益勵宵衣旰食之勤益切敬
天愛民之念虔俟

昊貺或允臻十全之境視三年誠如三十年之逺幸何如之企何如之惕何如之是為説

御製文三集卷四